

经典
名著

JingDianMingZ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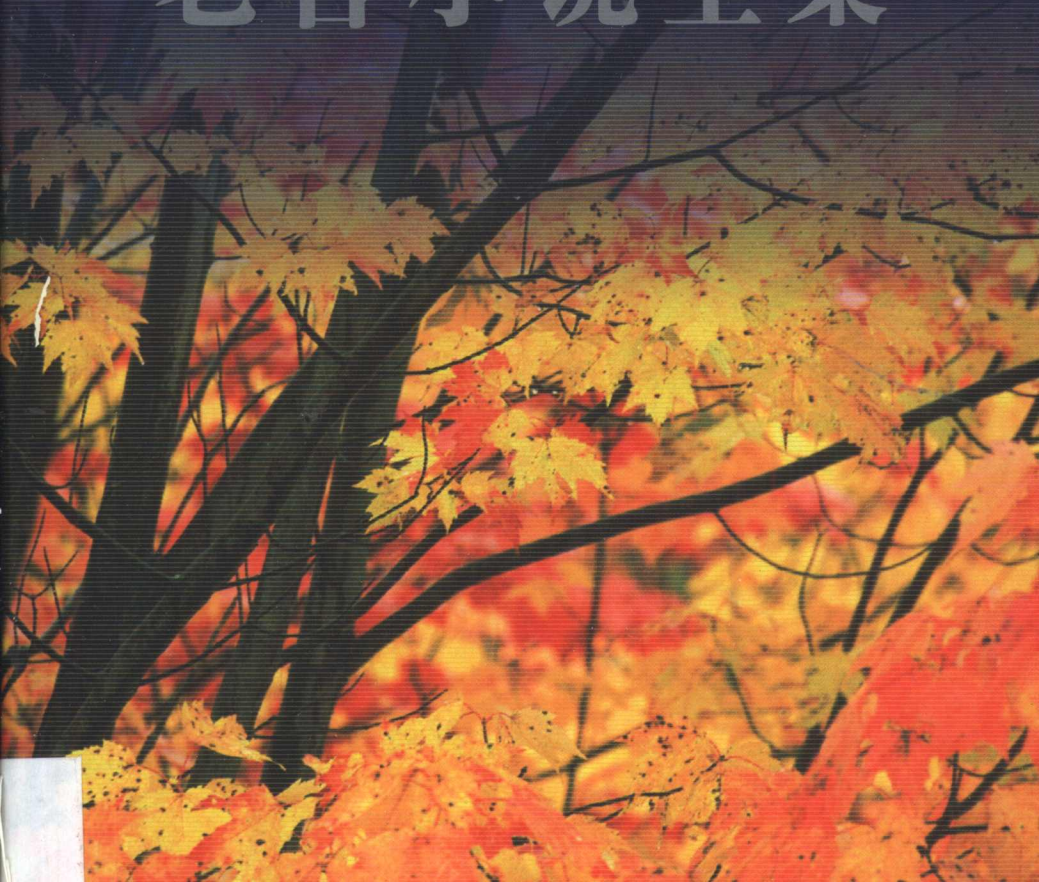
家庭图书馆
JIATINGTUSHUGUAN

名作家 大视角 好作品
MINGZUOJIA DASHIJIAO HAOZUOPIN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的历史长镜头 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

老舍小说全集



377

老舍小说名篇

叶千章 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编选说明

老舍，现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絜青、鸿来、絜予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老舍 1899 年 2 月 3 日生于北京市一个贫苦家庭，1918 年夏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后到北京市方家胡同小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第一中学等地任职、任教。1924 年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师。此间发表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1930 年回国，曾在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等地任教，并出版了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牛天赐传》和中篇小说《月芽儿》等。1936 年 3 月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出版，引起轰动，好评如潮。1937 年“七·七”事变后，被迫中断创作，11 月赴武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9 年 6 月，随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去西北，曾到陕甘宁解放区，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等人。1946 年 1 月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一部出版，3 月，受美国国务院之邀，与曹禺共赴美国讲学，结束后留美创作，11 月，《四世同堂》第二部出版。1949 年 10 月，病中得知周恩来邀请他回国的信，立即从美国动身，于 12 月初回到北京。后相继出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1950 年发表了话剧《龙须沟》。1951 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

的光荣称号。1957年创作了话剧《茶馆》，以北京一座茶馆为舞台，时间跨度半个世纪，出场人物六十多人，全剧没有贯穿故事，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被西方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在老舍的后期创作中，另一重要收获是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作家虽然只完成了这部长篇巨制的开头部分，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再次显示了作家高超的艺术功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不幸逝世。

老舍的小说创作以长篇小说著称，不但数量众多，而且佳作迭现。《骆驼祥子》通过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和性格冲突，再现了一幅旧中国血泪交织的真实图画，个性鲜明，艺术纯熟，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他的短篇小说相对虽然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

中篇小说《月牙儿》是我国三十年代文坛上为数不多的、思想和艺术得到完美结合的名篇，至今仍然保持着巨大的感染力和不可磨灭的艺术魅力。小说写的是母女两代人为生活所逼相继卖淫以维持生存的故事，满怀同情地艺术地再现了贫苦市民的艰辛从而揭露和控诉了黑暗的社会，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年岁稍长的女儿不愿重复母亲痛苦而屈辱的皮肉生涯，她只身走出家庭，投身于处处是陷阱的险恶社会。她做过几种工作，然而，她挣扎和奋斗的结果，却是从身体到心灵的重创与绝望，什么良心、自尊、体面、道德，都成了一句空话，她终于“上市了”。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代悲剧。一个原本纯洁、善良、美丽而倔强的女孩子不但被摧残走上了不幸的道路，后来竟被投进了监狱。其实，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女儿

悲惨命运的根源就在于社会制度，通过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使作品在主题的概括和挖掘上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艺术的表现上也富有相当的独创性。语言的委婉凄楚，节奏的舒缓有致，造成了一种悲剧格调和独特的艺术氛围。反复出现的月牙儿，具有画龙点睛的象征作用，凄清孤寂、孑然一身而又哀苦无告的主人公，与浩缈的苍穹上同样清冷的月牙儿，无言相对，构成了一幅令人心恸、欲哭无泪的画面，在这平静的背后，蕴含着何等惊心动魄的悲怆啊！

《月牙儿》收在老舍 1935 年 8 月出版的小说集《樱海集》中，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则收在 1936 年 11 月出版的小说集《蛤藻集》中。《我这一辈子》是一篇很独特的小说。它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它只是一幅浓淡相宜的风俗画。它描写了一个由裱糊匠出身的“三等警”的平淡的遭际。作家从这平平常常、司空见惯，甚至是相当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洞察到了纷纭复杂的人情世故，提炼出了城市贫苦市民的命运。于无声处听惊雷，我们在作家质朴得近于自然白描的平静话语中，感到了心灵的震颤。《我这一辈子》是老舍的小说力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篇。

《离婚》是老舍长篇小说中的重要作品，1933 年出版后即得到广泛好评，不但一再重版，而且日、俄、英、丹麦、瑞典等国家都有译本行世。小说取材于日常琐碎的生活场景，通过国民党某财政所几对夫妇离婚而又复归于好的故事情节，塑造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僚机构一组浑浑噩噩灰色人生的人物群像。这些可怜、可笑、可悲甚至可憎的小公务员们有着普遍的共性：敷衍、折中、怯懦、龌龊、猥琐。见一斑而窥全貌，通过作家高超的艺术概括力，折射出国民党国家机器的黑暗与腐败，反映了它的全部丑恶和不可救药。然而，“共性”中又富

有强烈的个性。以同是怯懦而言，张大哥的怯懦常常表现为“退一步想”，老李的怯懦表现方式是折中或屈从。造就这种怯懦的庸人性格和人生哲学的温床是什么？作家思索的层面深入到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某些传统痼疾。这种小市民卑微的庸人哲学，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腐蚀着人们的斗志，阻碍着社会的发展，是黑暗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小说的主题思想不断得到深化。《离婚》是老舍艺术上的圆熟之作，虽是早期作品，却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它的幽默不是为幽默而幽默，更不是那种油滑的噱头，而是一种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艺术。正如有人指出的：“全书的结构是人们经历了一段风波之后，又照旧生活下去，平静而又凝滞。这个构思本身就是富有幽默和讽刺意味的。”“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人生撕给人看。”《离婚》所引起的不是开怀的大笑，而是一种苦笑，一种含泪的微笑。在苦笑或含泪的微笑中引起读者深沉的思索：这样的生活，再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苦涩的笑里包含着悲剧的内容。老舍笔下的幽默既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又是表达主题思想独特的艺术手段。

目 录

大悲寺外	1
马裤先生	18
微 神	24
开市大吉	36
柳家大院	44
抱 孙	55
黑白李	65
上 任	80
柳屯的	97
老字号	119
断魂枪	126
月牙儿	134
我这一辈子	160
离 婚	220

大悲寺外

黄先生已死去二十多年了。这些年中，只要我在北平，我总忘不了去祭他的墓。自然我不能永远在北平；别处的秋风使我倍加悲苦：祭黄先生的时节是重阳的前后，他是那时候死的。去祭他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他是最钦佩敬爱的一位老师，虽然他待我未必与待别的同学有什么分别；他爱我们全体的学生。可是，我年年愿看看他的矮墓，在一株红叶的枫树下，离大悲寺不远。

已经三年没去了，生命不由自主的东奔西走，三年中的北平只在我的梦中！

去年，也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跑回去一次，只住了三天。虽然才过了中秋，可是我不能上西山去；谁知道什么时候才再有机会回去呢。自然上西山是专为看黄先生的墓。为这件事，旁的事都可以搁在一边；说真的，谁在北平三天能不想办一万样事呢。

这种祭墓是极简单的：只是我自己到了那里而已，没有纸钱，也没有香与酒。黄先生不是个迷信的人，我也没见他饮过酒。

从城里到山上的途中，黄先生的一切显现在我的心上。在我有口气的时候，他是永生的。真的；停在我心中，他是在死里活着。每逢遇上个穿灰布大褂，胖胖的人，我总要细细看一

眼。是的，胖胖的而穿灰布大衫，因黄先生而成了对我个人的一种什么象征。甚至于有的时候与同学们聚餐，“黄先生呢？”常在我的舌尖上；我总以为他是还活着。还不是这么说，我应当说：我总以为他不会死，不应该死，即使我知道他确是死了。

他为什么作学监呢？胖胖的，老穿着灰布大衫！他作什么不比当学监强呢？可是，他竟自作了我们的学监；似乎是天命，不作学监他怎能在四十多岁便死了呢！

胖胖的，脑后折着三道肉印；我常想，理发师一定要费不少的事，才能把那三道弯上的短发推净。脸像个大肉葫芦，就是我这样敬爱他，也就没法否认他的脸不是招笑的。可是，那双眼！上眼皮受着“胖”的影响，松松的下垂，把原是一对大眼睛变成了俩螳螂卵包似的，留个极小的缝儿射出无限度的黑亮。好像这两道黑光，假如你单单的看着它们，把“胖”的一切注脚全勾销了。那是一个胖人射给一个活动，灵敏，快乐的世界的两道神光。他看着你的时候，这一点点黑珠就像是钉在你的心灵上，而后把你像条上了钩的小白鱼，钓起在他自己发射出的慈祥宽厚光朗的空气中。然后他笑了，极天真的一笑，你落在他的怀中，失去了你自己。那件松松裹着胖黄先生的灰布大衫，在这时节，变成了一件仙衣。在你没看见这双眼之前，假如你看他从远处来了，他不过是团蠕蠕而动的灰色什么东西。

无论是哪个同学想出去玩玩，而造个不十二分有伤于诚实的谎，去到黄先生那里请假，黄先生先那么一笑，不等你说完你的谎——好像惟恐你自己说漏了似的——便极用心的用苏字给填好“准假证”。但是，你必须去请假。私自离校是绝对不行的。凡关乎人情的，以人情的办法办；凡关乎校规的，校规

是校规；这个胖胖的学监！

他没有什么学问，虽然他每晚必和学生们一同在自修室读书；他读的都是大本的书，他的笔记本也是庞大的，大概他的胖手指是不肯甘心伤损小巧精致的书页。他读起书来，无论冬夏，头上永远冒着热汗，他决不是聪明人。有时我偷眼看看他，他的眉，眼，嘴，好像都被书的神秘给迷住；看得出，他的牙是咬得很紧，因为他的腮上与太阳穴全微微的动弹，微微的，可是紧张。忽然，他那么天真的一笑，叹一口气，用块像小床单似的白手绢抹抹头上的汗。

先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人情的不苟且与傻用功已足使我敬爱他——多数的同学也因此爱他。稍有些心与脑的人，即使是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像那时候的我和我的学友们，还能看不出：他的温和诚恳是出于天性的纯厚，而同时又能丝毫不苟的负责是足以表示他是温厚，不是懦弱？还觉不出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不是“先生”们中的一个；因为他那种努力读书，为读书而着急，而出汗，而叹气，还不是正和我们一样？

到了我们有了什么学生们的小困难——在我们看是大而不易解决的——黄先生是第一个来安慰我们，假如他不帮助我们；自然，他能帮忙的地方便在来安慰之前已经自动的作了。二十多年前的中学学监也不过是挣六十块钱，他每月是拿出三分之一来，预备着帮助同学，即使我们都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他这三分之一的薪水也不会剩下。假如我们生了病，黄先生不但是殷勤的看顾，而且必拿来些水果，点心，或是小说，几乎是偷偷的放在病学生的床上。

但是，这位困苦中的天使也是平安中的君王——他管束我们。宿舍不清洁，课后不去运动……都要挨他的雷，虽然他的雷是伴着以泪作的雨点。

世界上，不，就说一个学校吧，哪能都是明白人呢。我们的同学里很有些个厌恶黄先生的。这并不因为他的爱心不普遍，也不是被谁看出他是不真诚，而是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这些同学们一样的受过他的好处，知道他的伟大，但是他们不能爱他。他们受了他十样的好处后而被他申斥了一阵，黄先生便变成顶可恶的。我一点也没有因此而轻视他们的意思，我不过是说世上确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不晓得好歹，而是他们的爱只限于爱自己；爱自己是溺爱，他们不肯受任何的责备。设若你救了他的命，而同时责劝了他几句，他从此便永远记着你的责备——为是恨你——而忘了救命的恩惠。黄先生的大错处是根本不应来作学监，不负责任的学监是有的，可是黄先生与不负责永远不能联结在一处。不论他怎样真诚，怎样厚道，管束。

他初来到学校，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喜爱他，因为他与别位先生是那样的不同。别位先生们至多不过是比书本多着张嘴的，我们佩服他们和佩服书籍差不多。即使他们是活泼有趣的，在我们眼中也是另一种世界的活泼有趣，与我们并没有多么大的关系。黄先生是个“人”，他与别位先生几乎完全不相同。他与我们在一处吃，一处睡，一处读书。

半年之后，已经有些同学对他不满意了，其中有的，受了他的规戒，有的是出于立异——人家说好，自己就偏说坏，表示自己有头脑，别人是顺竿儿爬的笨货。

经过一次小风潮，爱他的与厌恶他的已各一半了。风潮的起始，与他完全无关。学生要在上课的时间开会了，他才出来劝止，而落了个无理的干涉。他是个天真的人——自信心居然使他要求投票表决，是否该在上课时间开会！幸而投与他意见相同的票的多着三张！风潮虽然不久便平静无事了，可是他的

威信已减了一半。

因此，要顶他的人看出时机已到：再有一次风潮，他管保得滚。谋着以老师兼学监的人至少有三位。其中最活动的是我们的手工教师，一个用嘴与舌活着的人，除了也是胖子，他和黄先生是人中的南北极。在教室上他曾说过，有人给他每月八百元，就是提夜壶也是美差。有许多学生喜欢他，因为上他的课时就是睡觉也能得八十几分。他要是作学监，大家岂不是入了天国！每天晚上，自从那次小风潮后，他的屋中有小的会议。不久，在这小会议中种的子粒便开了花。校长处有人控告黄先生，黑板上常见“胖牛”，“老山药蛋”……

同时，有的学生也向黄先生报告这些消息。忽然黄先生请了一天的假。可是那天晚上自修的时候，校长来了，对大家训话，说黄先生向他辞职，但是没有准他。末后，校长说，“有不喜欢这位好学监的，请退学；大家都不喜欢他呢，我与他一同辞职。”大家谁也没说什么。可是校长前脚出去，后脚一群同学便到手工教员室中去开紧急会议。

第三天上黄先生又照常办事了，脸上可是好像瘦减了一圈。在下午课后他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到会的也就是半数。他好像是要说许许多多的话似的，及至到了台上，他第一个微笑就没笑出来，愣了半天，他极低细的说了一句：“咱们彼此原谅吧！”没说第二句。

暑假后，废除月考的运动一天扩大一天。在重阳前，炸弹爆发了。英文教员要考，学生们不考；教员下了班，后面追随着极不好听的话。及至事情闹到校长那里去，问题便由罢考改为撤换英文教员，因为校长无论如何也要维持月考的制度。虽然有几位主张连校长一齐推倒的，可是多数人愿意先由撤换教员作起。既不向校长作战，自然罢考须暂放在一边。这个时

节，已经有人警告了黄先生：“别往自己身上拢！”

可是谁叫黄先生是学监呢？他必得维持学校的秩序。

况且，有人设法使风潮往他身上转来呢。

校长不答应撤换教员。有人传出来，在职教员会议时，黄先生主张严办学生，黄先生劝告教员合作以便抵抗学生，黄学监……

风潮又转了方向，黄学监，已经不是英文教员，是炮火的目标。

黄先生还终日与学生们来往，劝告，解说，笑与泪交替的揭露着天真与诚意。有什么用呢？

学生中不反对月考的不敢发言。依违两可的是与其说和平的话不如说激烈的，以便得同学的欢心与赞扬。这样，就是敬爱黄先生的连暗中警告他也不敢了：风潮像个魔咒捆住了全校。

我在街上遇见了他。

“黄先生，请你小心点，”我说。

“当然的。”他那么一笑。

“你知道风潮已转了方向？”

他点了点头，又那么一笑，“我是学监！”

“今天晚上大概又开全体大会，先生最好不用去。”

“可是，我是学监！”

“他们也许动武呢！”

“打‘我’？”他的颜色变了。

我看得出，他没想到学生要打他；他的自信力太大。可是同时他并不是不怕危险。他是个“人”，不是铁石作的英雄——因此我爱他。

“为什么呢？”他好像是诘问着他自己的良心呢。

“有人在后面指挥。”

“呕！”可是他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据我看；他紧跟着问：“假如我去劝告他们，也打我？”

我的泪几乎落下来。他问得那么天真，几乎是儿气的；始终以为善意待人是不会错的。他想不到世界上会有手工教员那样的人。

“顶好是不到会场去，无论怎样！”

“可是，我是学监！我去劝告他们就是了；劝告是惹不出事来的。谢谢你！”

我愣在那儿了。眼看着一个人因责任而牺牲，可是一点也没觉到他是去牺牲——听见“打”字便变了颜色，而仍然不退缩！我看得出，此刻他决不想辞职了，因为他不能在学校正极紊乱时候抽身一走。“我是学监！”我至今忘不了这一句话，和那四个字的声调。

果然晚间开了大会。我与四五个最敬爱黄先生的同学，故意坐在离讲台最近的地方，我们计议好：真要是打起来，我们可以设法保护他。

开会五分钟后，黄先生推门进来了。屋中连个大气也听不见了。主席正在报告由手工教员传来的消息——就是宣布学监的罪案——学监进来了！我知道我的呼吸是停止了一会儿。

黄先生的眼好似被灯光照得一时不能睁开了，他低着头，像盲人似的轻轻关好了门。他的眼睁开了，用那对慈善与宽厚作成的黑眼珠看着大众。他的面色是，也许因为灯光太强，有些灰白。他向讲台那边挪了两步，一脚登着台沿，微笑了一下。

“诸位同学，我是以一个朋友，不是学监的地位，来和大家说几句话！”

“假冒为善!”

“汉奸!”

后边有人喊。

黄先生的头低下去，他万也想不到被人这样骂他。他决不是恨这样骂他的人，而是怀疑了自己，自己到底是不真诚，不然……

这一低头要了他的命。

他一进来的时候，大家居然能那样静寂，我心里说，到底大家还是敬畏他；他没危险了。这一低头，完了，大家以为他是被骂对了，羞愧了。

“打他!”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我记得。跟着，“打!”“打!”后面的全立起来。我们四五个人彼此按了按膝，“不要动”的暗号；我们一动，可就全乱了。我喊了一句。

“出去!”故意地喊得很难听，其实是个善意的暗示。

他要是出去——他离门只有两三步远——管保没有事了，因为我们四五个人至少可以把后面的人堵住一会儿。

可是黄先生没动!好像蓄足了力量，他猛然抬起头来。他的眼神极可怕了。可是不到半分钟，他又低下头去，似乎用极大的忏悔，矫正他的要发脾气。他是个“人，可是要拿人力把自己提到超人的地步。我明白他那心中的变动：冷不防的被人骂了，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正道；他的心告诉他——无愧；在这个时节，后面喊“打!”：他怒了；不应发怒，他们是些青年的学生——又低下头去。

随着说第二次低头，“打!”成了一片暴雨。

假如他真怒起来，谁也不敢先下手；可是他又低下头去——就是这么着，也还只听见喊打，而并没有人向前。这倒不

是大家不勇敢，实在是因为多数——大多数——人心中有一句：“凭什么打这个老实人呢？”自然，主席的报告是足以使人相信的，可是究竟大家不能忘了黄先生以前的一切；况且还有些人知道报告是由一派人造出来的。

我又喊了声，“出去！”我知道“滚”是更合适的，在这种场面上，但怎忍得出口呢！

黄先生还是没动。他的头又抬起来：脸上有点笑意，眼中微湿，就像个忠厚的小儿看着一个老虎，又爱又有点怕忧。

忽然由窗外飞进一块砖，带着碎玻璃碴儿，像颗横飞的彗星，打在他的太阳穴上。登时见了血。他一手扶住了讲桌。后面的人全往外跑。我们几个搀住了他。

“不要紧，不要紧，”他还勉强的笑着，血已几乎盖满他的脸。

找校长，不在；找校医，不在；找教务长，不在；我们决定送他到医院去。

“到我屋里去！”他的嘴已经似乎不得力了。

我们都是没经验的，听他说到屋中去，我们就搀扶着他走。到了屋中，他摆了两摆，似乎要到洗脸盆处去，可是一头倒在床上；血还一劲的流。

老校役张福进来看了一眼，跟我们说，“扶起先生来，我接校医去。”

校医来了，给他洗干净，绑好了布，叫他上医院。他喝了口白兰地，心中似乎有了点力量，闭着眼叹了口气。校医说，他如不上医院，便有极大的危险。他笑了。低声的说：

“死，死在这里；我是学监！我怎能走呢——校长们都没在这里！”

老张福自荐伴着“先生”过夜。我们虽然极愿守着他，可

是我们知道门外有许多人用轻鄙的眼神看着我们；少年是最怕被人说“苟事”的——同情与见义勇为往往被人解释作“苟事”，或是“狗事”有许多青年的血是能极热，同时又极冷的。我们只好离开他。连这样，当我们出来的时候还听见了：“美呀！黄牛的干儿子！”

第二天早晨，老张福告诉我们，“先生”已经说胡话了。

校长来了，不管黄先生依不依，决定把他送到医院去。

可是这时候，他清醒过来。我们都在门外听着呢。那位手工教员也在那里，看着学监室的白牌子微笑，可是对我们皱着眉，好像他是最关心黄先生的苦痛的。我们听见了黄先生说：

“好吧，上医院；可是，容我见学生一面。”

“在哪儿？”校长问。

“礼堂；只说两句话。不然，我不走！”

钟响了。几乎全体学生都到了。

老张福与校长搀着黄先生。血已透过绷布，像一条毒花蛇在头上盘着。他的脸完全不像他的了。刚一进礼堂门，他便不走了，从绷布下设法睁开他的眼，好像是寻找自己的儿女，把我们全看到了。他低下头去，似乎已支持不住，就是那么低着头，他低声——可是很清楚的——说：

“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

他出去了，学生没有一个动弹的。大概有两分钟吧。忽然大家全往外跑，追上他，看他上了车。

过了三天，他死在医院。

谁打死他的呢？

丁庚。

可是在那时节，谁也不知道丁庚扔砖头来着。在平日他是